

第 1 章

誰來說性

工作坊的緣起／招募組員／遊戲規則／
女性情慾運動／詮釋與書寫／八個女人

一九九三年（民國八十二年）七月初，「性心情工作坊」的開辦新聞登上了數大報的家庭婦女版。宣告主辦的張老師文化公司徵求「有性經驗」的女性，以成長團體的形式深入探索女人的性愛感受。

由於這是國內首度出現以談個人性經驗為主的小團體，而且成員又限定一向被視為不應談論性事的女性，因此引起多方的關注，大家都想問：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構想呢？

負責策劃的《張老師月刊》資深編輯莊慧秋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提供了兩個主要的理由。首先，張老師文化公司在一九九二年推出《新金賽性學報告》之後引起廣大迴響，不但出人意料的賣了十萬本以上，同時也帶動了許多關於性的話題，出版社因此覺得或許是時機開始收集本國人的性資料，一方面可以和《新金賽性學報告》的研究結果比對，另一方面也可以補足《新金賽性學報告》可能來自文化差異的盲點。

同時，莊慧秋說張老師文化公司也覺得目前大家對性的態度雖然日漸開放，但是談的多半是「性姿勢」與「性知識」，很少有「感性的探討」，更沒有觸及「性愛生活的豐富感受和微妙心情」。由於一般人認為女性比較容易訴說自己的心情，也比較願意和他人分享，張老師文化公司因此決定以過去舉辦成長團體的經驗來開辦女性的「性心情工作坊」。

之前，一九九三年六月初，我受邀去和莊慧秋及《張老師月刊》的總編輯余德慧見面，交換一下對此企劃的意見。我曾經很直接的問為什麼會找我這麼一個和《張老師月刊》沒有任何

淵源的人去主持這個工作坊，余德慧給我的答案是：因為從我過去的寫作看來，我在性的議題上有比較大的開放態度，而不會有太嚴厲的道德壓力，這樣的友善包容氣氛是這個高度敏感的小團體所需要的。

我個人其實對從事這樣的討論活動有很大的興趣。稍早在三月間，我就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寫過〈誰來說「性」〉一文，指出《新金賽性學報告》的風行破除了談性的忌諱，有其開創的歷史意義，但是性學報告本身所占據的知識／權力位置，以及面對男女不平等權力關係時所表現的緘默，卻使得它有可能形成更強大的身體控制。站在解放身體，解放性別壓迫的角度上，我在文章中期待新的情慾論述誕生。這個新的情慾論述「不是更多抹煞個別差異的統計數據或科學報告」，而是「各種各樣的個別情慾經驗與幻想的主觀式陳述」。由此看來，工作坊的小組討論和自述形式顯然有潛力成為我心中想要的情慾論述的一種。

經過討論之後，我們決定由七月二十四日開始一連十二週，每週六下午兩點半到五點半在張老師文化公司的團體互動室進行工作坊的討論活動。至於要談什麼，怎麼談，都交給我自已設計，我們同時約定工作坊結束之後由我執筆寫成工作報告出版。

成立工作坊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找尋合適的成員。我們希望公開招募。主辦單位決定唯一的條件是有性經驗的女性才可以參加，至於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等等因素則不是主要考量。為了使成員們有一定程度的多樣性，而且也為了確保成員們對自身的情慾感受具有坦

言的動力，我們在招募成員的新聞稿中要求應徵者一律寫一篇五百字的情慾自述。

新聞發布後的數天之內我們就收到了六十餘封應徵自述，而且由於我們事先沒有宣布固定的格式內容，因此這些自述以極其多樣的面貌向我們召喚。有的寫自傳，有的寫懺悔錄，有的寫自白信，有的寫警世名言。我和慧秋各自閱讀了全部的文稿，各自挑了心目中的十個人選，再雙方比對，結果發現吻合度極高，有一兩個不盡相同的選擇則在討論後定案。

我們選擇成員時並沒有太多預設，只是覺得某些性質的申請者不太適合工作坊的需求。比方說，有些申請者滿篇道德訓示，口吻既嚴厲又教條，這種強烈的文字敘述其實反映出申請者深刻感受到情慾的誘惑，因此不由自主的強迫自己，以最嚴厲的說教來強化自己的防衛與抗拒。像這類強大的心理焦慮和矛盾衝突，其實比較適合一對一的心理分析，而在成長團體的互動中，她們有可能把自己的情緒投射到別人身上，影響其他組員坦言的意願，因此我們避開了這些申請者。當然，在我們選擇的人選中也有好幾位寫了一些道德的話語，但是因為她們的寫作看來並沒有其他的心理問題，大約是可以討論可以溝通的人，此外，她們的情慾自述方式不但生動，而且已經露出個人思考性事的痕跡，適合小組討論，因此我們選定了這些有溝通意願及動力的申請者，由慧秋連絡，邀請她們來參加。後來有兩位臨時有事，不克繼續，我們決定不遞補，就以八位成員，在一切基本資料高度保密的狀況中開始工作坊的工作。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四日首度聚會。為了去除組員心中的忐忑，也為了預先設立談話的規則，我首先說明工作坊的進行方式與對話共識。小團體中的交心對談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任何坦言團體或甚至姐妹淘式的交心朋友都可能碰觸到一些頗為私人的故事或經驗，只不過性情工作坊談的主題比較少被當成正式討論的話題而已。可是正因為主題的色彩引人注目，因此也有許多媒體及外界人士非常關心這個工作坊裡面談些什麼內容，我們要求所有成員尊重彼此的隱私和溝通的誠意，大家既是希望透過坦言來多認識自己，了解自己，那麼就讓我們以此為目標。在組內提到的個人經驗與故事希望不要主動向外傳播，如果有人問起工作坊的內容，則希望以抽象的、不指涉個人的方式回答，我同時向組員們保證，以後結集整理談話內容成為報告時也會遵守同樣的原則。

另外，我也說明工作坊想做的是一方面交換在性方面的經驗與感受，另一方面也透過這些溝通和自述來了解女人是如何建立起對性的期待、理解、記憶、感受、情緒等等，更希望能思考這些看法如何影響塑造我們後來的情慾經驗及自我定位。我認為這個探索的過程對女人來說很有意義，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面對自己的身體情慾，建立起對個人情慾發展史的掌握，並透過集體談論情慾話題而形成對我們的情慾文化有所認識，甚至對個人及文化都產生改造的力量。

小房間的桌上只有一壺水，幾個杯子，和一個小型的錄音機。組員們臉上並沒有太多顧

忌，只是謹慎的聽著。

正如媒體報導中所說的，性心情工作坊是個首創的活動。我不想用一些常見的性學術語來主導討論的方向和內容，相反的，作為對本土情慾文化的側寫，我很想聽聽組員們會把討論帶到哪裡去。作為一個鑽研心理分析的人，我更想在組員們自發的敘述中摸索女人無意識中的黑暗與衝動，所以我沒有做太多的自我介紹，本地文化對「老師」的尊重有可能使我的敘述變成範本或框架，我倒情願用我的開放自在態度來鬆弛組員的顧忌。事實上，在工作坊的整個進行過程中，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創造輕鬆無懼的談話氣氛，提出及時的疑問來刺激組員挖掘並組織自己的經驗感受。而組員們很快的就看出這個房間裡的遊戲規則，她們會模仿彼此追問的模式，同時也在別人的敘述中傾聽著可以映照自己處境的說法。

工作坊中的成員經驗不一，年齡不一，說話的習慣不一，但是誠意卻是一樣的。我們並不認識彼此，可是社會對身體情慾的強烈關已經在我們生命中形成了各種深深刻劃的烙印，隱隱作痛，強烈催逼，組員們在進入戒心鬆弛的工作坊空間後，不由自主的開始訴說沉澱塵封的深層回憶。每當這種時刻，斗室中瀰漫著一股濃烈的同情，我們感同身受看著女人的共同命運一頁頁展現。我們聽著別人的故事，卻讀著自己的生命。

當然工作坊中不是每句話都和主題相關。像所有的聊天一樣，我們會跳躍到別的話題，我們會爭執，我們會玩笑，我們會鼓勵彼此看見盲點，我們甚至交換旅行、購物、選賓館、

買性書或情趣商品的小道消息，這些岔道的閒扯構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交織，促進了我們對彼此的熟悉，當然，也為謄寫錄音帶的朋友們創造了無難題。

那年的夏天，台北的午後常常雷雨，組員們常常穿著濕了半截的長褲或濺污了的裙襪來座談，燠熱潮濕的空氣中聞得到塞車的無奈。有一、兩個星期有組員出國洽商，有一個星期有組員去希臘觀光，但是小房間中的談話沒有斷過，也沒有稀薄過。不同的人員組合，不同的時刻關懷，總會創造出不一樣的化學效應。

談到第十二個星期，我們已開始談論什麼時候可以借一位組員的小套房來進行休閒的情慾活動，我們好像已經熟識了彼此的男友、女友、丈夫、情人，當然我們更依稀的摸清了彼此的發展侷限，工作坊於是在友情開始中落幕。

談話只是我的研究的開端。每週三個半小時欲罷不能的錄音內容擠進了幾十捲錄音帶，交給一些不知道我們誰是誰的朋友謄寫，讓她們在悠遠的敘述中分享我們的悸動。這個謄寫工作一定是十分困難的，她們不知道我們誰是誰，她們看不見我們的表情和眼神，僅僅憑著對個人音質的判斷，她們便記下了我們十二個星期的交談。這個抄寫工作去將近一年，可見難度之高。

在謄寫員抄寫討論內容的同時，也就是一九九四年的一整年，工作坊的效應逐漸在我身

上浮現。在工作坊三個月浸潤中，我一步步認識了這些個別女人的身體愛恨情結，我所扮演的詰問角色使我深深的思考組員們的情慾處境，並以一個女性主義的角度探索可能改造社會文化的途徑。

我在組員的無奈與無力中真切的看見女性情慾的困境。我們自小一點點背負起來的心理及道德包袱，不會因為理性上想通了什麼而立刻脫下，我們耳濡目染的反「性」情結不會因為愛情或婚姻的神聖光環而消解。愈是年長的組員就愈無力掙脫身上的文化包袱，而這些情慾上的壓抑更鞏固了性別角色上的差異與分野。

這些在我腦中盤桓不去的問題一九九四年的一些社會運動場命奮力的衝開了女性情慾解放的運動場域。不論是我在三月八日女學會講座中提出的「打破處女情結」，或是在五月二十二日反性騷擾大遊行中喊出的「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都帶著我從工作中得到的女性情慾認知與相應而生的急切改造動力。

一九九四年九月出版的《豪爽女人》一書，正是我針對工作坊中浮現的女性情慾困境以及我在其他場域所觀察到的女性情慾現實，所提出來的文化分析和社會改造的運動策略。那篇解放宣言所賴以支撐的具體現實則有待《性心情》來呈現。

一九九四年十月，在我出版了《豪爽女人》和《不同國女人》以後一個月，工作坊的幾十卷錄音帶和將近三千頁的謄寫文稿終於全數交到我手中，開始了我和如山的原始資料間的共居

生活。

首要的工作就是重聽錄音帶，一方面校對謄寫稿，標明是誰說了哪段話，另一方面也重新活過那十二個星期的情緒波動。時過一年，組員們的聲音如舊，我卻在聆聽的過程中一再發現原本已經忘記的細節與衝擊。許多故事在討論的當兒被後來的討論或後來的故事淹沒，但是當它們以字句的平面流程呈現紙上時，每一句話都承載了同樣的重量，被忽略的小小旁白也顯出了新的意義。

我一面聽，一面想：像這樣龐大複雜、串連但又跳躍的資料要如何呈現呢？我要如何挑選並組織才不至於掩蓋了組員的個別性？我要如何書寫才能在個別的敘事中凸顯社會文化的痕跡？

重新聽錄音帶，重新整理謄稿，找尋最適合寫作方式，這個過程綿延了半年多，我斷斷續續的寫著記著改寫著，在例常的教學工作以及間歇的筆戰中找尋書寫的空檔，直到一九九五年暑假才敲定了整體敘事的方式來達成以下幾個目標：

工作坊原本是想聽聽女人會如何談情慾，但是開始沒有多久，我們就發現我們的文化和語言其實並不配合女人談情慾之用。換句話說，女人在現有的文化中找不到足夠的資源來敘述她們的情慾感受。也因為這樣，她們在工作坊中掙扎著、摸索自己的情慾圖像時，也正是她們挪用、改造、開創新的情慾文化語言的時刻。她們坦誠且深刻的自述就是一種自我創

造，而我寫的新性學報告要呈現的正是這個過程。

另外，工作坊本身就是個小社會，在對話中宣示著各種社會觀點的衝激，當組員們在討論及敘述過程中不斷挖掘、補足、修正、改變、重複她們的情慾自覺時，也就是在這個小社會的互動中折衝協商，周旋遊走自己情慾意識的時刻。這些分享和爭辯則一步步軟化這個小社會原有的常識與成見，在每一次的討論後呈現新的面貌。我的性學報告也希望呈現這些起伏轉折。

由於這個報告是在錄音稿中選取許多分散的片斷，因此在寫作過程中如何組織它們成為有意義的整體敘事，就成了我最大的挑戰。如果說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幫助我在工作坊過程中問出適當的問題來幫助組員發掘自我，那麼我多年在文學研究方面的訓練則幫助了我詮釋她們的敘述與互動，並在寫作過程中以紀實的方式，呈現主客交互折衝影響的具體運作。

我努力的在每一章中建立一個曾在工作坊過程中浮現的重要主題，文中擷取的片斷對話則在這個主題敘事的脈絡中凸顯出更複雜多層的意義。我也很努力的維持討論過程中的立體感，希望工作坊的厚度與深度不會在線性的書寫中抹平。不過，用二度空間的平面書寫來捕捉在四度空間中互動游走變形移位的人際互動和自我成長，總是有一點唐吉訶德式的狂想的。

以上就是我整理出來的敘事。在整個結構上，我大致保留了原來談論時的發言流程，也盡力忠實的原音重現組員們的話語。我相信這些對話彼此之間有極其緊密的內在關聯，一個組員的無心之言經常帶出另外一些組員的深層回憶，甚至她們有意無意的批評和爭辯也往往反映出這個社會對性事所持的通俗常識與觀念，這種片斷發言也被擷取在報告中。被遺留在報告之外的原始資料還有幾大本，但是篇幅實在有限，讀者的耐力也有限，因此這份報告就算是我個人對工作坊的一種詮釋吧！我希望不但保留組員們的個別情慾經驗，同時也呈現女人在情慾文化縫隙之間的周旋與奮鬥。

每個組員是一個獨立自在的個體，有自己的成長經驗、脾氣人格、關切興趣，以及恐懼痛苦，我的拙筆沒辦法完整的把這一個個具體豐富的生命呈現出來，但是我盡力捕捉工作坊中交談時的氣氛，盼望製造一點臨場感。

讓我先介紹我們親愛的組員：

三三：三十八歲，結婚十四年，前十年丈夫長年駐守外島，相處機會不多，以夜夜春夢和自慰來尋求滿足，雖然經常被身邊的男性激發充沛的情慾波動，但無力外遇。

英英：四十五歲，三十歲之前的性只為了應付先生的需要，三十至四十歲之間逐漸探索自身的快感，不滿先生的忙碌，四十歲以後對其他男人的耳邊細語動心不已，於是把握青春

的末端，左右逢源。

蓓蓓：二十八歲，有著和一般女人不同的身體情慾觀，認為在性事上，女人太過粉飾太平，男人太過虛張聲勢，在她自己豐富的性生活中，她要的承諾是自在，她要的責任是愉悅，絕不做不戴保險套的愛。

華華：大學二年級，第一個男人是個比她大十五歲的已婚男人，過去覺得男子的心靈與身體是罪惡之源，十分厭惡，現在有了性生活，仍然不太喜歡男子，並且對性愛有更深沈的迷惑。

梅梅：四十餘歲，長期為孕而性，但是始終不孕，性成了夫妻之間的負擔，雖然在另一個男人身上證明自己可以懷孕，但是仍然挽回離婚的決定，目前獨居，盼望還能有美好歡愉的性生活。

燕燕：二十餘歲，護士，曾與已婚的主治醫生有數年的性關係，目前與另一未婚但無意結婚而女友眾多的醫生維持性關係，想有別的情慾出路，但是受到工作環境的限制。

秀秀：四十餘歲，以處女狀態結婚，渴望激情的性愛，但是無法屈求古板的丈夫配合，只能用賭氣和生氣來間接發洩挫折，夢想能有精神式或具體的外遇，但是無力踏入。

文文：二十餘歲，對男人沒興趣，但是熱愛女人，有過和許多不同女人的身體經驗，逐漸摸索出取悅女人、享受自己的訣竅，現有一固定女友，纏綿難分。（文文在第四週才加

入，發言相對較少）。

八個不同的人格和生命並不那麼容易包含在同敘述之內而又各自彰顯其獨特性，我只能期望讀者和我一樣慢慢的認識她們，了解她們，並且在她們的生命中看見自己，思考自己，了解情慾，了解社會。或許這也是我們認識社會、改造文化的開端。

好了，大家一齊進小房間來坐坐吧！聽聽我們會說些什麼。